

**Name:** 懷

**Country:** 香港

## 香港人，很悶

「為什麼你會選這個學系？」

「因為我中學時很喜歡日本流行文化，特別是音樂和時裝。

後來發現日本人很包容次文化，而且次文化的市場很大，從中得到很大的啟發。」

我不知道如果大學 major 是 BBA 的話，

見工時會不會同樣經常遇到以上的提問。

當日本在香港人眼中成為一個單純的消費符號，

在工具主義氾濫的香港，「你為何選擇日本研究學系」的確是值得拷問。

在外流學歸港的朋友，無論是歐美回流還是日本回來，談起香港偶爾有些時候總免不了流露不屑、不滿、以至不安。先不管這是否一種自以為高人一等的精神自瀆，但比起紐約、倫敦、東京，香港這個「Asia's World City」的東西堪稱「千人一面」，城內人的品味和價值觀相似得驚人。K 歌陳腔濫調得膩味不要緊，但為什麼我們不能擁有 K 歌以外更多的選擇？八掛雜誌每期賣十幾二十萬本，而認認真真寫書的作家賣幾千本已經不錯，連陳冠中、梁文道、曹仁超、馬家輝等等作家都漸漸以大陸市場為重，因為內地讀者的反應是好是壞也好，總能引起激辯討論，但決不會如同死水一般沈寂 [1]；在香港只有千篇一律的 xx 豪庭與摩天大廈，一座又一座高聳入雲的樣板建築，曾有記者問荷蘭著名建築師 Winy Maas「有人批評香港的建築很醜，你有何高見？」他回答道：「哈哈，嗯，或許我會形容為很悶 (boring)」。

別再自我安慰「因為香港的市場小嘛」，七百萬的人口甚至抵上北歐小國的全國人口呢！先打個岔，有個很有趣的現象，每當在討論區張貼了日系裝扮(主要是ギャル)的女生照片，明明化妝技巧已經很到家了，樓下除了有無數盆冷水和辱罵聲，出現最多的恐怕是「好看是好看，可是這樣出現在香港的話就.....」我想了很久，為什麼在香港就不行呢？香港人習慣了順從主流，從小的教育早就扼殺了我們的想像力，缺乏包容性的市場即使擴充到十三億，依然不可能容納新鮮的事物，失去衝擊和活力的生活環境然後又孕育一群悶蛋受眾，我們就是這樣循規蹈矩地長大的。

日本最教人著迷的，不是它的吃喝玩樂，正如《菊與刀》所說，日本人很矛盾，他們殘暴又優雅，然而即使他們的社會仍然相對封閉，卻對各種新奇古怪的玩兒兼容並包；但香港人從小被馴養為一個純粹的經濟人，習慣用經濟的角度審視一切，連曾蔭權都認為特首只是「**get the job done**」的「打工仔」；「活化」歷史建築物只強調它的經濟效益，無視文化的承傳；入讀大學只為了那張沙紙，不斷專業化細分科目，教育只淪為職前培訓.....難怪，難怪，香港只剩下諂媚俗艷的大眾文化。

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。或許下次再被問為個選擇日本研究，我應該回答因為日本是香港人繼泰國之後的消費後花園，那裡的壽司很好吃，又走在潮流尖端，**Burberry blue lable** 的真好便宜.....

[1] 《信報》2010年3月15日，「內地出版吸引香港作家北上」

原文出處:

<http://hkblog.xanga.com/723752355/%e9%a6%99%e6%b8%af%e4%ba%ba%ef%bc%8c%e5%be%88%e6%82%b6/>